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明
程

第十六輯 第四冊

唐詩漢代人物研究(上)

李淑婷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六輯

龔鵬程 主編

第4冊

唐詩漢代人物研究(上)

李淑婷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唐詩漢代人物研究（上）／李淑婷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 103〕

目 2+182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六輯：第 4 冊）

ISBN 978-986-322-822-6（精裝）

1.唐詩 2.詩評

820.91

103013515

ISBN-978-986-322-822-6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六輯 第四冊

ISBN：978-986-322-822-6

唐詩漢代人物研究（上）

作 者 李淑婷

主 編 龔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9 月

定 價 第十六輯 21 冊（精裝）新台幣 3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唐詩漢代人物研究(上)

李淑婷 著

作者簡介

李淑婷，臺灣省屏東人。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現任桃園縣立觀音高中專任教師。自幼秉承父教及家學，研究方向以古典詩學為主，並交融高中國文為教材；撰有〈杜甫詩中「鬼」意象——與唐傳奇中的離魂記〉、〈唐代社會下的三吏三別〉並與蕭蕭、白靈等人合著爾雅作文書《悅讀王鼎鈞——通澈文心》、《悅讀琦君——筆燦麒麟》、《悅讀余秋雨——生命譜新曲》等三書。

提 要

漢、唐是中國二個文明的代表朝代，然雖相隔幾個世紀之遠，其際寓卻有著彼此相近之感。冥冥中的巧合，讓喜探討歷史遺跡的唐人，為漢人寫下無數詩篇。唐人以「以漢喻唐」的傳統，亦使詩篇有著時代意義。唐人寫漢代人物於詩作數而言，以賈誼、漢武帝居首；由詩作寫作手法而言，有自比身世、比喻時代，有歌功頌德、出言諷刺，皆傳達出不同的主題意義。而由詩作數量與寫作手法中可以發現，由此亦看出唐詩人與唐時代的幾個問題：（一）君臣相處問題：如詩中相關的韓信與高祖、賈誼與文帝之詩作。（二）文人出處問題：如張良、商山四皓之相關詩作（三）唐人貶謫與唐代地域意象的問題，如：唐人貶謫詩作的湘水、長沙、蜀地的一再被提起。（四）唐人個人生命問題的呈現：詩中詩人刻意著墨於其中某些漢代人物。這些都是詩中得見的現象，而探詩其中所代表的意涵，也就更能看出漢、唐人物與時代之間的深層意義了。



目

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3
第三節 研究回顧與文獻檢討	10
第二章 唐代詠漢人物詩作綜論	15
第一節 唐代詩歌分類——「詠史」、「懷古」、「人物」詩	15
第二節 唐代詠漢人物詩作的表現特色	19
第三章 唐詩漢人物詩作分論（一）——「漢帝王」與「賈誼」	35
第一節 唐代詠漢武帝詩作的內容及主題	35
第二節 漢帝王——高祖、文帝	40
第三節 唐代詠賈誼詩作的內容及主題	52
第四章 唐詩漢人物詩作分論（二）——唐代詠漢人物中的特出人物	65
第一節 唐詩中漢人物「特出人物」——命運多舛的韓信、李廣、司馬相如、馮唐、揚雄、禰衡	65
第二節 理想欽慕人物——張良、商山四皓、文翁、李膺	88
第五章 漢人物、地域與唐詩人	115
第一節 漢代人物對唐代詩人的意義	116
第二節 「巴蜀」、「湘水」表現的唐人悲情	130
第六章 唐詩漢人物詩反映的唐代問題	149
第一節 漢帝王反映的唐代政治問題	149
第二節 唐代貶謫地域反映的問題	164
第七章 結 論	173
參考書目	177

下 冊

附 錄	183
-----	-----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朝代的更迭替換，人事的變化無常，是人們亙古難解的疑問。哲學家以哲學思維來解說之，宗教家以人倫關懷來解答之，而文學家以主觀抒懷來解困，而史學家則從客觀史實來解惑。然此豈獨自思考就可得到真解？於是哲學家融合宗教的概念，文學家求諸歷史的安慰，自此文學、史學、哲學、歷史、地理雜合交融，中國人有的是複雜的文化精神，因此成就了一個五千年浩瀚無窮的中華文化。由於這麼複雜的人物、事件、歷史、地理、哲學各方面，蘊育了中國的文人，故歷代文人所寫下的詩詞歌賦也呈顯出多樣的複雜面貌。在一部中國文學史中，所包括的文學現象，也融合了史學、宗教、哲學、地理等多重背景。故詩文中可以敘事、論理、言志、諷刺、懷古、詠史，形成了文學的精神內涵與藝術的呈現。因此討論文學，要從多方面探討始能深究之。「漢、唐」是遠古歷史文明中最閃亮的兩顆星星。它們的出現照亮了中國上古以來的厚重塵霾，人類文明從此有了耀眼的一幕。

唐人的精髓可以說是唐詩。「髓」乃人體中最重要、最精華的部分，而「唐詩」之於唐即有這樣的地位。古來詩言志，自《詩經》、《楚

辭》以下中國詩歌的發展，經歷多朝在內容及形式上不斷地力求進步，迄於唐代可以說是詩歌發展的極盛時期。唐人寫詩者上自帝王、嬪妃、宰相、朝廷重臣、地方官吏〔註1〕，下至落第文人、貶謫之士、僧人、女觀等都有詩作留存。而今觀唐詩者，可見清康熙朝曹寅主編之《全唐詩》，所錄詩人約二千五百二十九人，而詩作約四萬二千八百六十三首，加上近人陳尚君纂輯的《全唐詩補編》補收唐人詩作遺稿，為數更多。由此可見詩在唐代的繁盛了。

而唐詩歌之時代表現，在政治上明顯可見，《唐詩與政治》一書中即指出，詩歌是唐代君臣交游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內容。一般帝王重視之並喜愛獎勵優秀詩人，而詩人的仕途亦與詩歌有關〔註2〕，此外，君臣之間亦喜以詩作往來，互通情誼，如張說、蘇頌、沈佺期、宋之問、王維、張九齡等都有應制詩留存。此外在開元、天寶以後，唐以詩取士，使得詩歌之寫作，更為唐代士人所重。另詩又有諷諫與納諫的傳統，這使得中唐以下的詩人得以針對時事，而傳達一己之意見，故唐詩之盛，實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

唐人的精氣可以說是歷史。「氣」乃人體最主要的精神所在，而「史」之於唐又實為其文化之要。中國史學發展到了唐代達到繁盛。歷代有修史傳統，而唐居冠，如唐所修《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等史書，在二十五史中占了約三分之一，足見其對史的重視。因此本論即以唐人擅長的詩歌，與唐人重視的歷史，探討其中時代的深層問題與意義。

〔註1〕 據孫琴安著：《唐詩與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頁1～17。統計唐有帝號君主二十二位，其中有詩留的有十三人，占二分之一多，而宰相有一百六十一位有詩作留存；而唐代重要的朝廷命官有一百七十六位有詩作留存，地方官則有一百零六位有詩作留存。

〔註2〕 孫琴安著：《唐詩與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頁19～22。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本論文以「唐詩」為主要研究範圍，主要研究目的則在觀察詩人述寫「漢代人物」〔註3〕之表現，冀能看出唐人在「宗漢」的文學傳統之下，其文學表現、代表意義，並欲審視出在此之下的唐代問題、唐文化，以至唐詩人的個別意義。而研究唐詩的版本，本論文以康熙年間刊行的《全唐詩》〔註4〕及近人補錄之《全唐詩補編》〔註5〕為主。至於《全唐詩》，本論文採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揚州詩局本影印之版本〔註6〕，作為研究之文本。然由於《全唐詩》之詩作數量龐大，本論文除在文本上逐一檢閱詩作之外，亦運用了網路資源，如1、陳郁夫主編「寒泉」之全唐詩系統〔註7〕。2、北京大學李鐸主編之全唐詩電子檢索系統〔註8〕。3、元智大學羅鳳珠主編之全唐詩檢索系統〔註9〕，作為輔助研究唐人詩作之用。

〔註3〕 本論文在研究範圍上以前三史《史記》、《漢書》、《後漢書》的男性人物為主，其他女性人物如皇后、嬪妃、宮人等已有前人研究。參閱李映瑾《全唐詩宮廷婦女形象研究》，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碩士論文，2003年。

〔註4〕 《全唐詩》，又稱《御定全唐詩》，唐五代詩總集。全書九百卷，目錄十二卷，共有詩42863首，作者2529人。《全唐詩》根據明代胡震亨編《唐音統籤》之1033卷，及清初季振宜《唐詩》之717卷為底本，參取內府所藏明吳琯《唐詩紀》等唐人總集、別集，加以編纂。

〔註5〕 《全唐詩補編》，即近人王重民據敦煌材料，補餘詩104首輯成《補全唐詩》，另補詩62首輯成《敦煌唐人詩集殘卷》。另孫望輯《全唐詩補逸》20卷，共錄詩830首，詩句86句。童養年輯《全唐詩續補遺》21卷，錄詩1000餘首，詩句330餘句，根據上述四書中華書局輯成《全唐詩外編》，而近人陳尚君校定，在此之外，又增入其所輯逸詩4000餘首，編成《全唐詩續拾》，在附上《全唐詩外編》後，再合輯成書，是為《全唐詩補編》。

〔註6〕 康熙為《全唐詩》設詩局於揚州，而此本即為據康熙揚州詩局本剪貼縮印。

〔註7〕 寒泉網址：<http://210.69.170.100/s25>。

〔註8〕 北京大學全唐詩檢索系統網址：<http://chinese.pku.edu.cn/tang>。

〔註9〕 元智大學全唐詩檢索系統網址：<http://cls.admin.yzu.edu.tw/QTS/HOME.HTM>。

本論文由於從探討唐詩漢人物之表現，因此在不同的研究範圍上，採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一、研究範圍

（一）唐代歷史

自古「史學」發展，即有「以史爲鑑」的傳統，《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談告誡司馬遷云：「夫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愛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司馬談認爲周公、孔子之所以爲人所稱頌和效法，是因爲他們用種種方式反映了時代的面貌〔註10〕，故而司馬遷著《史記》即言其目的在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而「以史爲鑑」遂成中國自來的文化傳統。唐代君臣更是重視這樣的觀念，如魏徵在《上太宗十思疏》即有「以史爲鑑可以知興替」之語，足見唐人對歷史的觀念，而史學盛行情況如：（A）頒詔：初唐從高祖到唐高宗，先後正式頒發了三篇修史詔書。（B）立史館。（C）增史科：唐代科舉考試有一史和三史兩科，據《舊唐書·穆宗紀》記載，三史科設置於長慶三年「諫議大夫殷侗奏禮部貢舉請三傳、三史科，從之。」〔註11〕，另外唐文宗於大

〔註10〕 參見楊海崢著：《漢唐史記研究論稿》，山東：齊魯書社，2003年6月，頁124。

〔註11〕 見《唐會要》卷七十六，殷侗之奏書：「歷代史書，皆記當時善惡，系以褒貶，垂裕勸戒。其司馬《史記》，班固、范曄兩《漢書》，音義詳明，懲惡勸善，並於六經，堪爲世教。伏惟國朝故事，國子學有文史直者，宏文館宏文生并試以《史記》、《兩漢書》、《三國志》。又有一史科。近日以來，史學都廢，至於有身處班列，朝廷舊章，昧而莫知，況乎前代之載，焉能知之？伏請置前件史科，每史問大義一百條，策三道，義通七。……三史皆通者，請錄奏聞，特加獎

和元年同意在科舉中「惟三史則超一資授官」。更使史學受到重視。

(D) 史學地位的提升：中唐以後，經各方的努力，史學已提升到與經學等同的地位。如殷侑所奏議的「併於六經」、以考查「通五經」的方式來測通史者，並認為通史者應享受與五經一樣的待遇，此已將史學提升到與經學相同的地位了。^{〔註12〕}因此唐代史學發展，實有其繁盛的背景因素。

由於唐代史學地位的提升，使得歷史知識對唐人及唐文化有著深植的效果。如在唐教育史料上，可見唐人在歷史知識上所受的薰陶，現存的敦煌文獻中，一些教育史料如《免園策》之類的大眾讀物，其中多數內容皆屬歷史知識。另《李氏蒙求》（伯271、5522）是自中唐至北宋一部最為流行的童蒙課本，據說是李瀚所撰。另唐詩《蒙求》是以四字為句，以歷史為典，串連而成的詩，也可以作為唐人歷史知識豐富之證明。另《略出羣金》（伯2537、3650，《鳴沙石室古籍叢殘影印本》第五冊），乃是一本類書筆記，而多為歷史典故的分類編纂。^{〔註13〕}另一方面在一般的民間裏，亦受到此風影響，民間文學出現了歷史故事的痕跡，如唐傳奇即有講史一類，像杜光庭《虬髯客傳》即是以初唐史事為主的故事，而李商隱《驕兒詩》：「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也對三國人物作了生動的描述，故而可見歷史人物故事在唐民間已漸普遍且具有影響力了。唐代小自兒童，大如成人，下至一般大眾、文人，上如重臣、帝王等，對於歷史知識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二）唐代文學

唐代由於朝廷上下對史學的重視，加上一般大眾對於歷史知識的廣博汲取，兩相交互的影響之下，當時人們對於過去發生的史跡

擢。」

〔註12〕 參見查屏球著：《史學與唐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5月，頁264。

〔註13〕 同上註，頁264～265。

了解是很深刻的。而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時代的文人、學者，對此更是受到極大的影響。中國自古史學與文學即難以劃分，先秦《尚書》、《左傳》、《國語》、《戰國策》的流傳研究，乃至兩漢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實錄漢代史事，迄後人以此為範本而有歷朝正史的創作。史書的發達讓中國文學散文、傳記文學皆受其影響，而歷史朝代的更迭替換，則讓國人自早即有「無常」之感概，中國哲學因而興起，而中國文學則多了感懷、傷逝、惜春、悲秋的文學主題。唐文學繼承傳統，加以史學知識的發達，唐代文人借史感懷之作也就更多了。因此，唐文學與史學是互相影響交融的：

1、文學多史學材料

在唐人重史的觀念之下，文學作品無論古文、詩作、傳奇，在寫作時往往大量運用史料，散文類除卻唐修史書之外，唐代一些知名文士也多寫過歷史人物評傳如：張九齡〈徐樨〉、高適〈董卓〉、劉禹錫〈華陀〉、李德裕〈張禹〉〈公孫弘〉、韓愈〈田橫〉、柳宗元〈終軍〉、羅隱〈梅福〉、杜牧〈荀彧〉、司空圖〈坑儒銘〉、皮日休〈賈誼〉等。^{〔註14〕}而詩歌上中晚唐更是出現了大量的詠史詩作^{〔註15〕}，如李商隱〈四皓廟〉、杜牧〈賈生〉、〈赤壁〉、許渾〈韓信廟〉等，造成中晚唐詩歌的特殊現象。而在唐一般的民間文學、小說傳奇或變文等更是可以找出以歷史人物或事件為主題的相關作品。如傳奇中的〈長恨歌傳〉、〈虬髯客傳〉等，史傳變文有〈伍子胥變文〉、〈漢將王陵變文〉、〈王昭君變文〉等，由這些作品的呈現，可以發現在唐代文學中史料運用的普遍現象^{〔註16〕}。因此，文學與歷史是互相交融的。

〔註14〕 明鄭賢撰：《史料六編古今人物論》，台北：廣文書局印行，民國63年6月。

〔註15〕 據統計，有唐一代約有詠史詩一四四二首，其中晚唐即有一〇一首，佔全唐詠史詩總數的百分之七十。王紅：〈試論晚唐詠史詩的悲劇審美特徵〉，《陝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三期，頁83。

〔註16〕 同註5，頁272～273。

2、「經世致用」的史學觀念影響文學理論風格

唐代史學十分發達，文學家如韓愈、柳完元等人多重史學，並有史學觀念。柳冕《答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昔周公制禮五百年而夫子修《春秋》，夫子沒五百年而子長修《史記》，遷雖不得聖人之道而繼聖人之志，不得之聖之才而得聖人之旨，自以為命世而生……」，柳冕此段文字中，可見其對史學的見解，另李翱在《答皇甫湜書》：

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敘事，曾不如范蔚宗、陳壽所為，況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為恥。當茲得於時者，雖負作者之才，其道既能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贊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迹，灼然可傳於後代，自以為能不減者，不敢為讓。故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恥天下公是公非以為本。群黨之所謂為是者，僕未必以為是。不著者，未必聲名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翱之心也。

李翱認為史家之職就在於以聖人之心，取天下公平是非以為本。而其中「雖負作者之才，其道既能物，則不肯著書矣。」實指著韓愈而言，可見文學家都具史學觀念及才學。而在這樣的觀點之下，文學難免受史觀之影響。唐之史觀在「經世致用」，如李翰在《通典序》云：「以為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今古之宜，竊始終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於文學，可為通儒，施於政施有致。」〔註17〕，此乃明「史」在於以經世之心，而施於政。而「經世致用」觀點也確實影響了唐代的散文、詩歌理論及風格，如韓愈重古文尚經學，其文學理論有著「文以載道」之成功，

〔註17〕 杜佑著：《通典》卷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亦有「經世致用」史觀之痕跡。而此觀點在中晚唐詩歌，更有明顯表現。唐人史觀以文爲史以表現出史家之主觀意識爲價值。如柳宗元在元和八年所作《與韓愈論史官書》中指出史家「宜守中道，不忘其直」，否則「信人口語，每每異辭」（註18），而這樣的精神與詩家之心不謀而合。中晚唐詩人杜牧即秉著劉知幾重視的史家「才、學、識」而創作一系列的詠史之作，改變了元和以來流俗的元白詩風，造成晚唐詩風的丕變。

3、「以漢喻唐」的文學傳統

唐人對遙遠的漢代光輝有著無限崇仰之意，面對史冊上的漢代人物亦充滿了欽慕感懷之情，這從唐文學中可以看出此現象。漢、唐兩朝其實有其相似性，如漢、唐都是民族統一的政權；同樣有盛世出現，如漢的文景之治，唐的貞觀之治；同樣女性干政，如漢的呂后，唐的武后；同樣有撼動國本的亂事，如漢的七國之亂，唐的安史之亂；在對抗外族上同樣採用了和親政策，同樣重視宮廷文學，帝王往往召文人學士共同論文，如武帝時的司馬相如、枚皋、東方朔等，而唐太宗時的虞世南、歐陽詢、李百藥等。而由於這樣的相似性，唐人有意無意會將漢比喻爲唐，如直呼唐朝爲漢、借漢人名、借漢事、用漢地名、用漢時物、用漢時官名（註19），而表現在文學作品中，唐詩則往往出現許多名「漢」人、「漢」物、「漢」事而實指「唐」人、「唐」物、「唐」事的文學用法。如白居易《長恨歌》「漢皇重色思傾國」實指唐玄宗，如韓愈《寒食》「日暮漢宮傳蠟燭」暗指了唐宮廷，李白《清平調》「借問漢宮誰得似」指的是唐朝廷，諸如此類的詩作甚多，可見唐人「宗漢」的文學意識。

在「詩」與「史」的雜融之下，唐文學有著別於其他朝代的廣度與深度，它「承上啓下」使文學與史學在後代有了不同的發展與面貌，

〔註18〕 見柳宗元著、吳文治等校：《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註19〕 見凌朝棟：〈試論唐詩用典的宗漢意識〉，《渭南師範學院學報》第17卷第六期，2002年11月，頁29～30。

而古典文學與民間文學也藉由它而有了新的發展方向。由於「史」對唐人、唐文學是如此的重要，藉此，我們也即能看到唐人主要的觀念，和隱含的思想所在。而由文學傳統中「知人論世」的觀念來看唐詩中之漢人物，更能見到唐人的深層意識。

二、研究方法

（一）多重研究法

針對以上不同的研究範圍，本論採取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唐一代在史地方方面尤其發達，除史學外，地理志更是完備精細。故在史地方方面，本論採用了多重研究法，以進一步立體呈現出唐人生平與足跡。多重研究法：「詩」是一種含蓄蘊藉的表達方式，尤其唐詩更以此為美。詩中多含詩人胸中懷抱、抑鬱感懷，或暗喻當朝，或借以感懷，或寬慰友人，或歌詠田園。唐詩之內容豐富，意義深廣，而又多富時代意涵。故研究唐詩宜由多方面客觀資料進行考察，才能深入的了解唐人創作之深意。因此本論文除唐詩文本之外，另參考唐代相關歷史、地理，並考察唐之制度、經濟等各方面，以理解唐詩中之深層意涵。

（二）統計與量表

由於本論文研究之範圍橫跨漢、唐兩朝，其中之漢人物與唐詩人數眾多。在漢人物方面，由於漢人物與生平事跡中，更要廣範地閱讀正史資料。另在唐詩人生平與詩作方面，則要細究《全唐詩》與其相關正史與詩作箋注。其份量之大，若無一統計整理之量表，則容易見樹不見林，造成資料雜亂不章。故本論文在處理文學作品與兩代人物，採統計與量表。以呈現詩作的集中性與人物的獨特性，並希望藉著「量」的呈現，客觀又具體地表達出唐代有漢人物詩作的特殊現象，而據以研究。

（三）取材與綱目方面

由於本文主要在討論「唐詩」中詩人筆下的「漢人物」之表現及意涵，故首先即要從《全唐詩》中逐筆檢索漢人物之相關詩作，然若無綱目、無章法地搜尋，勢必治絲愈棼，更不能辨其條理。故本論文即以唐人所重視之《史記》、《漢書》、《後漢書》人物為綱，以唐詩人為目，彼此互為縱橫交錯。架構出漢、唐二代，交錯出漢人物與唐詩人，以探討彼此間之時代意義與人物之間的代表意涵。

（四）附錄

本論文以相關詩作為附錄，一方面能鉅細靡遺的考察詩作。另一方面也希望藉此助益於後人，俾使欲以此為範圍而繼續探討之研究者，能透過此附錄，減少因搜尋文本而浪費時間，繼續此一主題的研究。

第三節 研究回顧與文獻檢討

唐詩研究近幾年來運用了許多新的研究方法，成果嶄新而豐碩。其中注意到「唐詩」與「歷史」關係的論文，亦頗豐。然唐詩在研究上多以詩類劃分，如「詠史」〔註20〕、「懷古」〔註21〕之類為準。以中晚唐「詠史詩」要主為研究範圍，在學位論文如：

一、周宜梅《杜牧詠史詩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民國九十三年。本論文對詠史定義、淵源、流變俱有清楚交代，並加以介紹唐代各期詠史詩的發展，並以杜牧為主，從史詩之題材、內容、手法、風格、影響詳細分析，然本論文只為論一個人，無法看出唐一詠史的全部面貌。

二、賴玉樹《晚唐五代詠史詩之美學意識》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

〔註20〕詠史者，讀史見古人成敗，感而作之。見《文鏡秘府論校注》。

〔註21〕懷古者，見古跡思古人，其事無他，興亡賢愚而已。見（元）方回著：《瀛奎律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3年。

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九十二年。本論文以美學為出發點，深度探討詠史的內容與藝術表現。如詩作中意象、時空、聲情詞情與其他美學特徵，都有深入淺出的分析。然詠史詩即有一部分的歷史層面，本論文則較缺乏。

三、向懿柔《唐代詠史絕句研究》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民國九十年。本論亦對詠史詩之定義、流變有著深入探討，而進一步以絕句為研究範圍，探討其內容與表現手法，然以絕句為研究，則其他長句詩歌不能見其貌。

四、李宜涯《晚唐詠史詩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九十年。本論文在晚唐詠史詩與平話演義之關係上，作了深入探討研究。然面對全唐時代而言，則似缺乏其研究了。

五、徐亞萍《唐代詠史詩與中國傳統士文化關係之研究》，高雄師範大學文學系博士論文，民國八十八年。本論文深入針對史詩中文化背景作深入研究，將詠史詩分為三類，一為抒情詠懷，二為以古諷今，三為以詩論史，然詠史一類詩歌中，另有詩人對時人的贊揚等其他功用，則不能作歸類。

六、潘志宏《晚唐三家詠史詩研究》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二年。本論文作者選擇以晚唐李商隱、杜牧、許渾三家詠史作品為研究範圍，認為他們的成果可以代表晚唐詠史詩之大概。然唐人對於史的影響，並不限於一家數人，更從初唐以來，歷史人物屢在詩作中呈現，故不宜劃地為限。

這些著作明顯的發現晚唐大量而起的詠史詩現象，並加以探討研究，均有不錯的成果呈現。然僅重視詠史一類詩作，偏重於唐詩人與詠史詩作一面，無法見唐時代與歷史時代交錯的全貌。

另有以「懷古詩」為主要範圍的期刊論文者，如：

一、侯迺慧：〈唐代懷古詩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第3期，89年6月。本論文以懷古詩的定義、淵源、流變、內容為主要研究範圍，並選擇以唐代為研究朝代。由於詠史與懷古的定義雖屢見重